



初夏时节,恰逢周末,应寓居闹市的文友刘关胜夫妇邀请,驱车百里,远赴大青山腹地阿鲁忽洞采风。所言采风,似有附庸风雅之嫌,实则蜗居书房久矣,总想写点东西,那写啥呢?刘关胜老先生说:“写阿鲁忽洞吧,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里有好多抗战故事。”

一路向北,进入大青山南麓山谷,正是人间四月天,绿遍原野染满山。尽览景色,目不暇接,我不禁放慢车速,车窗四开,空气清新清透,山野泥土气息扑鼻。碧空瓦蓝,似水洗过的青花瓷,一座座山峦在行进中变远了。

车过丰镇柏家庄,自水山村始,路径蜿蜒,递渐盘旋,极像一条绸带缠绕在山涧,放眼山道两翼那高高山峦,右面是依坡挺拔的天然白桦林,翠叶墨绿,千株竞秀,直抵山巅。彼时,刘老先生于静谧中喊叫一声:“快看!”众人将头疾速转向左边,循声望去,眼前一亮:啊!红艳艳的山杏花!一蓬蓬、一丛丛,进而连成一片片,居然占据整座山头的向阳斜坡。拐过山弯方察觉,不对!岂止是一座山头,而是从这里到杏花村,绵延十里山岚,从山脚到山顶,她野性十足地绽放着,沟沟壑壑,坑坑洼洼全都被覆盖了,形成一个烂漫的杏花世界。

驻足山巅,抬眼远眺,满目杏花,蔚为壮观,我等自诩文化人,搜肠刮肚,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修辞。反倒是刘老先生的夫人张润月女士侃侃而谈:“常言说得好,三月清明遍地青,去冬雪大,今春雨多,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景象了,如今又见杏花铺天盖地。”

穿过坝梁,阿鲁忽洞就在山脚下。梁顶海拔2100米,一股烈风扑面而来,吹过我们脸

颊,拂起乌发,顺势漫过上高台桦树林的密集末梢,涛声过后,才慢慢放缓脚步。

阿鲁忽洞村依山傍水,七八户人家散落在山弯里,宛若北斗七星点缀于漫漫夜空,看似寂寥,却如世外桃源在风中清寂,于旷野里恬淡。今春雨水多,山谷水位回升,多年干涸的小山沟,再现溪水清波奔流,曲折向前,不经意间流成一条小河,于庄前低洼湿地形成一汪清潭。

小山村是刘老先生的出生地,早年属武东县西河子乡。这儿曾留下他童年的记忆,也成就了他毕生的事业。然而,就在我们盘腿曲坐于农家热炕头上,正欲倾听刘老先生那位八十多岁的堂哥讲述本地抗战轶闻时,忽听大门外传来汽车鸣笛声。啊!太巧了。经攀谈方知,内蒙古电视台“红色记忆·巍巍大青山”摄制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策划推出一部五集纪录片。编导王秋月获悉抗战期间,本地开明绅士刘钰曾向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捐献过大量物资,慕名前来采访当事人,即刘钰遗孀王秀叶老人,未曾想王秀叶已于年前离世。情急之下,刘关胜端坐于摄像机前,从容面对主持人接受采访。惊闻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乃刘钰儿子时,王编导大喜过望。只因编纂《刘氏族谱》时,刘关胜曾收集整理过父亲生平事迹,故而对刘门大户昔日支援抗战的往事了如指掌。

渐渐地,我们的思绪随刘老先生那低沉的语气,拽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画面——

1938年深秋,乌塔背山区气温骤降,寒风掠过阿鲁忽洞上空。日寇入侵后,这一带划归伪武川县崇和乡,当地人灵涂炭,民众煎熬

度日。这日黄昏时分,一支身穿灰色粗布衣服的队伍来到村中,为首者名叫李井泉,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身后那位左脸留有刀疤的精明汉子,乃其参谋长姚喆。他们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们数日前从山西五寨出发,昼伏夜行,长途奔袭,从平绥铁路三道营火车站附近穿过封锁线进入大青山,急于寻找落脚点;二是这支番号为“八路军”、号称三千人的“李支队”亟须给养。可是,大后山地域如此广袤,他们为何执意来到阿鲁忽洞,难道仅仅因为这里偏僻,还是另有谋划?

刘家富甲一方,坐拥“五大柜”家产,刘钰这支号称“三柜”,是支援抗战的大户。刘钰早年从归绥学堂结业后,曾去北平求学,其间,结识了进步青年李维中。当李维中随八路军军一二〇师三五七旅七一五团先遣队挺进大青山时,就认定从北平随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无果、尔后无奈回乡的刘钰具有爱国热忱,这才胸有成竹带领李支队,直抵阿鲁忽洞。

刘老先生面对镜头,据实坦言:“我看过不少相关文章,只提李支队由步兵变骑兵,殊不知刘钰曾经捐献过战马五百多匹;记载八路军长期坚守大青山根据地,却不知刘钰先后捐献军粮三千多担。”

阿鲁忽洞四月的风还很强悍,略带冷意。站在曾经的刘家大院眺望,天空碧蓝,近山青绿。天地弥合处,天际、山峦、草地,晕染成渐变色,如油画中的景象,旷远、辽阔、舒展。

刘老先生的堂弟正赶着心爱的羊群散漫地走向山坡,大羊小羊簇拥着、碰撞着、奔跑着,一路朝前涌动而去。刘老先生的堂弟布满皱纹的脸充满笑容,他坦然而满足,辛劳并

快乐着,边赶羊边唱着一曲爬山调:

上高台(那个)高来呀东卜子村村低,
阿鲁忽洞那山山水水实(呀)实在美。
一股股(那个)清泉(呀们)绕河弯,
山窝窝里(那个)山杏花儿呀迎风开,
一朵朵粉圪嫩嫩来(呀)雪圪灵灵白,
满坡坡的(那个)白桦林惹人爱……

目送羊群离开,耳闻歌声远去,顺着小河流向前行三四里,下游便是雷山水库的高位蓄水线。刘老先生带领我们来到库区,远望碧波荡漾的蓝色水面,又饱含深情讲述了一段经年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刘钰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当选武东县副县长。1958年春天,刘钰担任水库大坝建设总指挥,带领全县农工兴建拦河坝基。当年没有拉石运土的机械设备,高达五十米的坝体,需垫土石数百万立方米,全靠担挑人背。历时三年,高山深谷出平湖,水库面积达1420公顷,彻底解决了当地水患和灌溉难题,至今仍是造福百姓、恩泽一方的民生工程。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这座库坝因其海拔高、水面广,椭圆形状恰似高山明镜,被誉为蓝色仙湖,已开发为旅游景点。

翌日,一轮朝阳照耀在农家泥屋窗棂上,几只麻雀在房檐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刘老先生的夫人与堂嫂天不亮就起床下地,淘清锅灶,张罗做一顿农家稀罕饭——蓆麻烩菜蒸莜面。据说,只有这个时节的野生蓆麻才可口,再过几天就吃不上了,这也是我们此行的送行餐。

临行前,刘老先生来到院中,双手抚摸着立在那里的拴马桩,热泪在眼眶滚动,久久不

愿离去。这根用条石鑿凿的立柱,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历经岁月磨砺,却依旧棱角分明,坚硬如初。它见证了刘家几代人创业、守业和忍辱负重的艰辛生存史。尤其是在刘钰担任了八路军陶(林)武(川)区抗日救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后勤供应副部长之后,李井泉、姚喆等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就成了他家的常客,这个拴马桩又是迎客石。最难忘的是1942年日伪军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阿鲁忽洞也未能幸免,冲进刘家大院的日伪军把油坊、缸坊里的水瓮和瓷罐全都砸烂,又将家产洗劫殆尽,就差火烧大院。就连冷冰冰的拴马桩,也被侵略者野蛮推倒,几乎被拦腰折断。

1948年起,刘钰先后担任过武东县副县长、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政府副旗长、乌兰察布盟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早年出行还靠马匹的年代,这根拴马桩无数次拴过他与同志们的马儿。它那坚毅挺拔的身躯,就像百年大党的旗帜,屹立不倒,熠熠生辉;它那朴拙无华的形象,更像刘钰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口碑。他为人诚实朴素,处事求真务实,他对父老乡亲充满诚挚感情,对国家和民族甘付出、勇于奉献,直至终身。

就要离开刘家大院了,这小小的五间土屋,八路军指战员住过,游击队伤病员住过,解放军侦察兵也住过。恍惚间,我们仿佛看到80年前的残影:一袋袋米面、一篓篓素油、一扇扇猪肉、一担担粮食、一匹匹战马、一群群牛羊,从这里运往抗战前线……

风从阿鲁忽洞吹过,漫过山坳、河流、水库,漫过开满杏花的山岭,漫过白桦树挺立的高岗。千古传颂,一曲绝唱。



银发时光 夕阳正好

●李翔

“我佩服那些永远不会退休的人,但我更佩服那些选择在该退休的时候退休的人。”

曾经,退休对我而言仿若遥不可及的星辰,悬浮在时光的彼岸,朦胧而陌生。可当岁月悄然爬上眉梢,发际线如退潮般后移,我却满心期待地张开双臂,拥抱这人生崭新的篇章。

退休生活,恰似冬日里那缕温暖的阳光,温柔地倾洒在心田,带来宁静与惬意。六十载光阴的沉淀,并非生活的句号,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序章。

丁玲说过:“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空虚。”

2024年的浪漫金秋,我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踏入了乌兰察布市老年大学的殿堂。老年大学宛如一座知识的宝库,5大系27个专业,全方位滋养着退休者的精神世界。热门班级一席难求,我与老友选择合唱班,终于圆了重返校园的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初入合唱班,班主任细致入微地关怀,同学们亲切的问候,瞬间唤醒久违的集体温暖。贾老师来自市艺校,她甜美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如同一股清泉,润泽着我们“干旱”的心田。让一群零基础、记忆力差的退休老人理解晦涩的乐理知识,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贾老师用幽默的比喻,生动的表情、风趣的方言,将冰冷的理论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课堂上,琴声、歌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飘出窗外,在斑斓的秋色中久久回荡。

贾老师常鼓励我们:“只要热爱,就坚持学下去。学会发音和识谱,用歌声传递情感,让晚年生活绽放光彩。”彼时,全网爆火的《世界赠予我的》也走进了我们的课堂。那轻柔舒缓的旋律,宛如来自宇宙深处的低语,又似心灵间的深情倾诉。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对这首歌有了更深的感悟,仿佛它就是为我们而作,是岁月赠予我们的心灵疗愈曲。

在同学的热情推荐下,我又踏入了摄影班的教室。摄影课的刘老师仪表堂堂,一头卷发,着装时尚,浑身散发着独特的艺术气息。他不仅摄影技艺精湛,更在钢琴书画、吹拉弹唱等领域造诣颇深,在当地文化圈颇具声望。他的教学别具一格,十分注重实践。最令我着迷的当属他的作品点评课,在讲解摄影知识的同时,他还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照片中蕴含的人文、历史、地理、美学、建筑学等知识,每一节课都像是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让我们汲取着多元的营养,收获满满。

与同学们漫步自然,相互取景,在欢声笑语中,用镜头定格美好瞬间。渐渐地,我学会了用摄影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也惊喜地发现,生活中处处皆美景。无论是晨光熹微的破晓,还是晚霞满天的黄昏,无论是繁华的城市街角,还是宁静的郊外旷野,都留下了我追寻美的足迹。如今,摄影不仅是我的爱好,更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收获了作品发表的喜悦,成为摄影协会中的一员。

学习愈深,渴望愈盛。今春,我又加入朗诵班。朗诵班的李老师是市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对待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学员,始终谦逊有礼、耐心十足,教学更是一丝不苟。对于像我一样基础薄弱的同学,他格外关注,常常是一对一指导,逐字逐句纠正发音,直至我们能够正确朗读。他的专注让我感慨:若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如此良师,我们的人生该绽放怎样的光彩?

老年大学,宛如一片广阔的湖海,接纳着无数奔涌而来的河流小溪。在这里,重逢老友,结识新朋。年近古稀的同学,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依旧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对未来满怀憧憬,他们的生活态度深深感染着我。置身其中,生活充实了,身体灵活了,知识增长了,情操陶冶了,眼中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这便是老年大学的魔力——让我们在人生黄昏,依然能望见绚丽朝霞。

“人”字两笔,一撇写前半生,一捺绘后半场。我的后半场,已从踏入老年大学的那一刻正式启程。我坚信,这必将是一段风景如画、充满快乐的美好旅程。



疑似白云落人间

苗青 摄



满江红·迎“九三”大阅兵

●霍跃庭

烽火当年,狼烟起,倭魔猖獗。天地暗,杀声惊梦,血河悲咽。铁马金戈驱恶虎,寒山热土埋忠骨。十四载、砥砺卫神州,军魂烈。

家国恨,何可灭。民族耻,今朝雪。看长风破浪,巨龙腾越。八秩功勋辉日月,千秋青史彰豪杰。展新程、接力铸金瓯,疆如铁。

七律·观阅兵

●韩军

云开日出风和鸣,焦聚京城观阅兵。
铁甲洪流雷鼓动,东风利箭地天横。
三千银燕惊寰宇,十万旌旗出大营。
铸造辉煌新世界,全民奋进展鹏程。

暑日归乡

●邓嵘

一层山水一归心,灯火车窗夏夜深。
入塞风光吟到晌,站台伸手接甘霖。

像极了爱情的紫藤花

●王枫

闲时漫步海边
一束紫藤花撞入眼帘
正拥吻着夏天,开得热烈
一簇簇,一丛丛
织就童话般的清梦叠叠
不自觉地驻足凝望
任思绪随花香轻扬
忘了归途的方向
那淡淡的紫啊
多像爱情本来的容颜——
揉进了蓝的冷静、沉稳与深邃
藏着红的热情、浪漫与炽烈
再添几分白的纯粹,滤去万千浓艳
才凝作眼前这抹温柔画卷
把最绵长的告白托付流年
在岁月里沉淀,清香直抵心尖
曾以为爱情该如红玫瑰般浓烈
殊不知这紫藤花轻轻摇曳
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注解——
似有若无,如梦似幻
宛如密密的心事
缀满这数不清的惦念
于平平淡淡的朝夕间
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诗篇
花开在高处,如星子缀满长天
又如少女的秀发,瀑布般倾泻
人们要欣赏这份惊艳
须得仰头,踮起脚尖
唯有与它并肩
才能接住那缕芬芳的邀约
而昂首的红玫瑰
低头便可得见
无需踮脚,轻易便能采撷
少了那份自重的真切
若你正为寻觅爱情步履疲倦
不妨暂停匆匆的行色
来到这瀑布般的紫藤花前
让幽香拂去眉间的倦意
让淡雅抚平过往的伤与怨
月光下的紫藤花
疏影落在月色里,漾着清浅
又似出浴的少女娇羞腼腆
比白日多了几分隐秘的缠绵
就让这淡紫色的梦
萦绕在你枕边
不惊动流云一片
把思念交给寂静的夜,悄悄蔓延